

導 言

高級政治和高級幽默以及「高級黑」

本文集收入的諸篇文章論及的具體問題各各有別，但都符合兩個基本的挑選標準。第一，它們必須是討論與中國有關的高級政治問題。第二，它們必須含有高級幽默的元素。簡言之，是高級政治及其中的高級幽默成份，均展現出中國特色。¹

我們都知道，現代社會裏的政治有高級別(high politics)和低級別(local / grass-roots politics)之分。若使用經驗研究的標準也即非價值判斷的定義，前者多半指的是一個國家國內政治的上層事態，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或同一民族不同政治體系之間的關係，後者多半指的是一個國家國內政治的基層事態。在中國人圈子裏，但凡一談及政治，絕大多數人(包括普通民眾更包括說實話的曾經從政者)的當下反應就會說「政治太殘酷！」、「政治太可怕！」、「政治太黑暗！」、「政治太骯髒！」等等，皆是一片負面之極的觀感和體驗。而根據筆者在中國內地和海外的生活和工作經歷所獲致的體會，中國人社群——既包括兩岸三地各自政治舞臺上的、也包括它們之間交

1 就像本書第一篇裏的描述所示，中國大陸和政治相關的幽默是五花八門、七彩繽紛。筆者所收集的資料顯示，近三十年期間，這些與政治相關的幽默中的大多數可以歸類到通俗幽默，屬於「黃段子」即含有濃重色情的內容佔的比重較大。本文集排除這類與政治相關的通俗幽默在外，儘管它們也具有豐富的政治社會學和文學的意味及歷史價值。也許若干年以後，會有出版物對這些通俗政治性幽默作整理和分析評論，那也是一大貢獻。

往的、並旁及它們與別的國家之間關係的——高級政治裏，也有其詼諧滑稽的精緻細膩成份即高級幽默，雖然它們不佔據主流或主體的大板塊比重。

為着把高級政治裏的這些高級幽默之精緻細膩成份剝離和凸顯出來，筆者就要運用些許特別的剖析和寫作風格，它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中國特色的「高級黑」。但是，本文集裏的那種行文風格，和華人世界大多數讀者所理解的「高級黑」並不是一回事，所以筆者必須在此作幾點澄清，以免引起大家的誤解。

涵義界定：嚴格的、中立的和寬泛的、貶義的

雖然目前在全球華文媒體上，「高級黑」這個網絡詞彙已經大行其道，其涵義也正在寬泛地蔓延開來，而在該詞的發源地中國大陸，前不久對它的比較嚴格和中性的解釋是：「意思是用高等、文明、幽默的語言來黑這個世界的一切」；「高級黑具有一定的素質，實施高級黑手法的人，不會使用不正當和卑鄙的手段以及粗俗的語言去黑其對象」。對該詞稍微寬鬆的並偏向於貶義的解釋則是：「表面上誇獎，實際上諷刺，但是誇獎的東西和諷刺的對象並不是同一個事物，而是借助被誇獎的東西來諷刺要批評的對象」。²

顯然是出於對「高級黑」手法的日益廣泛運用之惱火和擔心，中國內地的官方宣傳機器在2015–2016年間發表了好幾篇引人注目的評論文章，對「高級黑」進行鞭撻，並提醒讀者公眾要倍加警覺，以免受其險惡的誤導和潛移默化的壞影響。其

2 摘自北京：《百度百科》有關「高級黑」的語義和用法，我對原措辭稍作修正以使其含義更清晰。

中一篇評論文章把該手法視為敵對勢力在新形勢下搞輿論鬥爭的創意招數，實乃可圈可點之趣文：

有一種抹黑叫作「高級黑」，你聽着是誇你，實際起到的效果是罵你害你黑你，迎合着你的弱點和缺點，以明褒實貶的方式狠狠地黑你。

總結一下，「高級黑」主要有四種常見方式。

其一是睜眼說瞎話「把壞的說成好的」。知道一些人諱疾忌醫，明明有病，告訴你沒病，很健康；明明是「紅腫或潰爛之處」，卻誇它是「豔若桃花」……。其二是用力過猛的讚美。是好人，做了好事，當然應該去讚美，但這種讚美應該實事求是，不能什麼事都上升到人類無法企及的高度，用那種高大全的形容詞去渲染，否則會讓人反感……。第三種「高級黑」方式是虛構資訊去讚美。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有充分的事實支撐，不需要虛構事實去讚美，不需要矮化別人來凸顯。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去耐心講中國夢的故事，而不必用編造的假數據……。最後一種「高級黑」方式是「製造敵人」，也就是用強硬的姿態和惡狠狠的話語去樹敵。本來一些政策和理念，以溫和的方式推進，用公眾能接受的話語去說明，是能夠讓大多數人接受的。可殺氣騰騰的強硬態度，反而激起了警惕和反感，把圍觀者推向了對立面。³

閣下如果是一位出於研究需要而不得不——否則閣下絕對無此耐心——常規性地閱讀中國大陸各類官方媒體的學者或傳

3 曹林：「警惕那些明褒實貶的『高級黑』」，北京：《中國青年報》2015年2月10日，第2版。

媒界人士，也許馬上就會納悶：以上這篇評論文章是不是也屬於「高級黑」作業？因為按照它所羅列的那四類典型表徵，太多的內地宣傳系統的主要產品，恐怕都要被歸罪到「高級黑」範疇裏面去——官方過去將近三十年期間的大手筆宣傳產品，不管是哪一個部門製作的，有多少不屬於「把壞的說成好的」？有多少不屬於「用那種高大全的形容詞去渲染」？有多少不屬於「虛構資訊去讚美」？有多少不屬於「用強硬的姿態和惡狠狠的話語去樹敵」（近年來香港居民也許對這一點的感受特別深切）？假如把這四類官方宣傳產品毫不留情地統統掃地入坑，中國大陸各級宣傳機構的幹部一大半都得下崗了。可見，公開鞭撻「高級黑」的內地寫手也不可一概而論，說不定其中也有人是在賊喊捉賊，把「高級黑」趁機運用一番，耍弄其上司？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手法每日都能夠見得着，名為「打着紅旗反紅旗」。

一份公開的調查和不公開的調查結果

時隔一年多，行政級別更高的中國內地官方媒體《人民論壇》網，推出了一份由該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發起的有關「高級黑」的在線調查。這份在線調查的具體問題，涉及「高級黑」和「一般黑」的區別，「高級黑」的主要表現、特點、手法、抹黑對象、傳播主體、傳播渠道、傳播主體的心態、涉及領域、後果，以及如何應對「高級黑」等等問題，可以說是面面俱到。該調查的每項問題之下，都詳細列舉多個選項以供網友選擇。比如問題「高級黑和一般黑的主要區別？」列舉了五個可能的選項；而問題「現實中高級黑的主要表現？」，選項有九個之多。雖然選項很多，在2016年6月25日截止網上投

票之後，《人民論壇》的網絡調查直到目前並未顯示投票結果，公眾也就無從得知中國內地網友對這個調查的投票結果到底是什麼樣的。⁴《南德意志報》的一篇署名評論則認定，調查報告的結果不但沒有公佈於眾，而且這篇調查本身已被原單位刪除，其原因是它引發了中國內地網民的猜測，說這是影射中共宣傳系統針對當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一系列「高級黑」事件。⁵

筆者對此事的解釋和《德國之聲中文網》翻譯的上述分析略有不同：中國官方媒體不發佈調查結果的最主要原因，也許不是為着淡化中國內地網民解讀中共宣傳系統某個具體項目或演出或標語口號，是否在公然「高級黑」當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這其中有太多的想像和猜測。最主要的原因在筆者看來，是該項調查報告的結果很可能包含了內地網民太多的實事求是的回答，直率指出中國當今的官方宣傳本身就是催發「高級黑」的肥沃土壤，因為那裏面有太多的虛假、吹捧、偽善、媚俗、過度抬高、注水數據、歷史虛無主義等等。如果內地讀者受鼓勵去舉報被該項調查報告所列舉的那些「高級黑」的形形色色表現，中國大陸最主要的宣傳單位及其宣傳品就會首當其衝，時時中槍日日流血，那豈不是亂了套？

中國特色的「高級黑」和政治幽默的比較研究

以上筆者對中國特色的「高級黑」作了幾點解析，目的是

4 以上均摘自《鳳凰資訊》的專題報導：「《人民論壇》官網推出調查：如何識別『高級黑』？」該專題報導直至2016年8月28日仍然完整在線，資訊極有參考價值。

5 詳閱《德國之聲中文網》譯文綜述：「《南德意志報》在其政治版發表署名文章『當幕簾滑偏(Wenn der Vorhang verrutscht)』」，2016年6月2日。

為着講清楚一個要旨：本文集不是屬於上述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所鞭撻的那類「高級黑」作品，而是屬於政治分析與政治幽默的交叉融合作品。對政治過程或政治事態進行分析時，順手剝離和凸顯其中的高級幽默成份，是本文集的立足點。筆者絕對不是運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界定的「高級黑」手法來製造素材，無中生有地去「黑」某某個人或某某機構或某某政策或某某措施，而是把原本隱藏於或離散在政治現實裏的細膩精緻的幽默成份客觀地展現出來。如果你非得把它們同「高級黑」牽掛起來，你至多只能稱其為「高級黑色幽默」。就全書而言，筆者把這種展現放在較次要的地位，首要的工作還是在於分析評論政治現實裏的非幽默成份，那裏面其實有太多的淚和血。全書的結構安排，是以中國內地的政治舞臺為出發點，然後延伸至兩岸三地的政治交往互動，最後延伸至中國政治裏面的國際政治要素——這個視角非常不同於國際政治裏面的中國政治要素。

筆者對嚴肅政治中的幽默成份早就——起碼可以從1985年在美國波士頓地區攻讀比較政治社會學博士課程時算起——發展出濃厚的辨識和展示的興趣，並且非常幸運地後來結識了幾位研究政治和幽默、幽默和社會抗爭、幾大文化傳統裏的幽默特色的國際知名學者，更有幸的是參與了她們領頭的研究幽默課題的國際合作項目。她們組織協調的研究成果包括筆者的論文，隨後以英文出版了兩卷本的專集，廣受好評。⁶ 眼下這本中文論集可以說是筆者參與那個國際合作項目後的第二

6 Jessica Milner Davis and Jocelyn Chey (eds.), *Humour in Chinese Life and Culture. Resistance and Control in Modern Tim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A companion volume to *Humour in Chinese Life and Letters: Classical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edited by the same scholars and published by the same press.

個關聯作品，第一個關聯作品也是國際合作項目的，筆者的論文是討論為什麼在中國的紅色資本主義體制裏，會發展出一個極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利益結構——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⁷ 這個英文縮略詞原來專指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兩個核武器大國的核威懾戰略均衡：你若膽敢首先用核武器攻擊我，只要你無法在第一次核打擊中全部摧毀我方的核武器，我就會用核武器報復你。所以任何一方發動核攻擊，都導致有保障的雙方滅絕後果。普通的英文詞 mad 原意是瘋狂魯莽，專用術語縮略詞MAD 堪稱是絕妙的一語雙關。

筆者借用MAD這一術語，描述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國大陸的紅色資本主義體制下，權力的掌控者和財富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交換，簡稱為官商黑金關係，其實類似於MAD：雙方常常都在暗中留下對方的受賄、行賄、違法、犯罪的證據，以備關鍵時刻威脅對方或直接下手報復對方。筆者為寫這篇論文，收集了中國內地十多個公佈的經驗案例和親手調研的資料，全都飽含高級和通俗的黑色幽默成份。⁸ 該英文專集剛

7 X.L. Ding, “The Only Reliability Is that These Guys Aren’t Reliable!?: The Business Culture of Red Capitalism”, pp. 37–58 in *Restless China*, edited by Perry Link, Richard P.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New York and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8 多個跡象表明，中共十八大以後，有些黨政部門也在沿着類似的思路，做相關資料的整合、推廣和利用。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出了多位高級貪官污吏的浙江省寧波地區，於2016年9月10日——這正好是中共中央紀檢委宣佈市委書記兼市長黃興國被撤職、接受嚴重違紀嫌疑調查的同一時間——發表了一條重點消息：「最近，寧波一本以反腐倡廉的漫畫小冊子《清風漫筆》引起人們關注。小冊子用具有諷刺意味的漫畫、詼諧通俗的詩句，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風廉政建設68句經典論述進行了生動解讀。……首批印發四萬本，求書者絡繹不絕。除了中紀委網站上對寧波這本漫畫小冊子進行了介紹外，今日《中國紀檢監察報》頭版上的一則消息也對這個漫畫進行了報導。……《清風漫筆》配

剛出版發行，筆者論文裏隱名提及的重慶和四川案例的涉及者，就因為王立軍和薄熙來大案事發而連帶曝了一點光。自從中國內地2013年起反腐敗力度提高之後，越來越多的大案細節中，我們都能夠看出MAD的黑色幽默機制生龍活虎地發揮作用。

致謝

本文集能夠出版發行，首先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中文學術部門的總編輯林道群先生。他從我1993年春季第一次來到香港工作之時起，就一直是鼓勵我從事這樣的立足本土接地氣的政治社會學著述的力士。這已經是他親手編輯的我的第三本文集了，前兩本是1994年出版的《共產主義後與中國》和2011年及2014年出版的《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及其增訂版。每經由他親手編輯的書籍，總是從裏到外嚴整美觀，不負牛津大學出版社幾百年的傳承和盛名。本文集裏的一些評論，曾經部分的刊發於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香港《信報財經月刊》、《紐約時報中文網》、臺灣《新新聞》雜誌、《多維新聞網站》。這裏僅對這五家刊物的現任和前任的主編、主筆

以通俗易懂、談諧幽默的詩詞對每幅漫畫進行解讀」（「首批印發四萬冊的反腐漫畫，被『85後』公務員誇『走心』」，寧波：《觀海解局》，2016年9月10日）。可見，中共黨政系統也是不排斥挖掘當代中國政治裏面富有中國特色的幽默的，這些素材實在是太豐富多彩了。就在黃興國事發後的次日，中國內地最流行的網上評語之一是：「北京陳希同，上海陳良宇，重慶薄熙來，天津黃興國。四大直轄市的一把手終於湊齊了」。幾天以後的另一則評語是：「從昨天開始，天津是一個沒有市委書記，沒有市長，沒有副市長，沒有政法委書記，沒有宣傳部長，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城市。秩序井然，天晴氣朗，國泰民安。天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真是太不易了，書記是壞人，市長也是壞人，副市長也是壞人，連抓壞人的公安局長還是壞人，全被抓了！」

或資深編輯們表達深深的謝意，他們是：王豐先生、劉波先生、張力奮博士、霍默靜女士；鄧傳鏘先生；王強先生；郭宏治先生(顧爾德)；鄧峰先生。他們當然不必為我文集裏的任何言論負任何責任。

2016年12月31日 於東海之濱國內境外

第一篇

政治自由與政治幽默¹

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上，筆者的「回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專欄至今為止，多數文章是嚴肅沉重的話題。今天我願意選一個稍微輕鬆的角度，談談「政治自由」與「政治幽默」之間的關係。就像毛澤東經常引用中國成語教導他手下的那些高幹們，「文武之道，一張一馳」，我們今天也「馳」一下。我最早對這個話題產生興趣，是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讀書時，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l)那時剛剛被哈佛大學聘請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權威，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儘管沒被選上，他的學術影響還是巨大的。著名的「軟約束」、「短缺經濟」概念都出自於他，成為全世界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問題和對應之策的經典工具。

1 原作於2008年12月3日。寫作本文的時候，筆者剛剛結束一份特別有趣又特別艱難的工作——從2006年上半年到2008年下半年，我是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常駐北京的代表兼高級研究員，主要是為全球化對美中兩國的巨大挑戰之合作研究項目協調服務。當時任職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的資深編輯高嵩先生常來我的辦公室，幫助我草擬筆者為該媒體開闢的「回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專欄，本文是其中的一篇。這個專欄於2009年獲得「亞洲出版人協會傑出評論獎」；詳閱：SOPA Award of Excellence in Feature Writing 2009, 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2009 Awards, *Financial Times*, 16 June 2009, p. 5 and *FT Chinese.com*, 15 June 2009。筆者將此文置於首篇，是為了簡單交代自己對政治幽默興趣的由來。

那時候，科爾奈開講「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研究生課，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和蘇聯東歐陣營。因為有了這個機會，我就能夠經常聽到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生帶來的富有本國特色的政治幽默。比如，匈牙利來的同學貢獻的一則：「黨委宣傳部手冊上的問答。問題：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哪裏？——回答：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他的社會制度下不會出現的種種困難。」

我對蘇聯東歐的學者很是欽佩，他們之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細膩微妙的黑色幽默。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整個中歐東歐範圍內，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出現過多少偉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絕不是偶然的，一切均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淵源。二十世紀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之一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就來自那裏。

相比之下，主要是因為語言的障礙，中國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後，效果遠遠比不上蘇聯東歐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後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笑話，並請教老一輩的洋人教授推介。我1996–1998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亞太研究院工作期間，遇到一位退休的美國籍猶太人學者，他研究蘇聯東歐的政治文化，也有一個習慣，收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幽默。他時常與我分享他的成果，記錄在密密麻麻的筆記本上，他比我大二十多歲，政治笑話比我收集的多得多。

有了這個經驗，刺激我產生了新開一門《政治文化與政治幽默》課的念頭，我還真是開始着手作準備了。但後來發現在西方的大學裏開這門課很難，難的是語言，因為幽默的東西在母語中不用解釋，就能刺激人。一旦譯成別種語言，效果差得太多。行話說，「詩歌是什麼？詩歌就是那種不能被翻譯的文

學作品。」在我看來，幽默也差不離。

這是個很難克服的障礙，我也沒那麼多的研究經費聘請高手來翻譯幾個國家的原版資料，所以這門課到現在也還沒開成。但在備課的過程中，我還是收集了不少資料，有很多心得。過去兩年裏我大部分時間在中國大陸，所以有了與我在1984年8月出國之前的中國的一個強烈對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深刻的變化，也體現在政治幽默上。現時代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傳的廣度，是該國政治自由度的一個敏感指標。這很像弗洛伊德所說：一個社會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對「性」的態度上。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我有幾個主要的體會——

一個國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個條件就是它剛剛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經歷了非常深重的、帶有悲劇色彩的過程。第二個條件，是這過程至少要經歷兩代人才行；如果太短暫，人們可能還沒達到反思荒謬和醒悟的階段，它就已經過去了。

第三個條件，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政治幽默得要一個微妙的自由空間——它必須是在最黑暗的階段已經過去，人們剛剛喘過一口氣來，並且對黑暗時代已經產生了一些距離——因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沉重的壓抑住。只有在剛剛走出那個陰影之時，幽默感才有閒暇得以發揮出來。同樣，若無一定的自由空間，幽默也難以流傳開來。

而特別吊詭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產生於一個政治上太自由的國家。這是最有趣的現象：一個國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當然流傳不出；但一個國家若是太自由，也無助於產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為如果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

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憲法保護的批評自由，並有獨立的法庭予以聲張正義的話，人們的不滿抗議等等，就會進入正規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達。² 這是我的觀察中最有趣的一點。

下面所舉的例子，都是我以前為了備課而收集的。有些資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夠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那個國家特定的狀況通過政治幽默的絕妙風貌。它們就像古舊的郵票，越是早先的，越展現那個時代的某些不可替代的特色。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嚴酷的、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政治動盪與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從外面看到毛統治下的中國的封閉狀態以及對文化傳統的破壞、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覺得中國的文化這下子完了。在毛剛去世時，只有極少數的西方學者才有機會訪華。當他們一有機會跟中國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級官員接觸時，發現中國人還是挺有幽默的——這一點讓他們很欣慰，一個幽默的民族是亡不了的。

2 一個切近的例子是蘇聯解體以後的俄羅斯政治走向。隨着普京在最高權力的位子上越呆越久、政策越來越參照蘇聯時期的思路和做法，高素質的政治幽默又開始流傳起來。2016年10月中下旬，普京下令派遣海軍特混艦隊前往敘利亞，向北約組織示威。俄羅斯艦隊裏的航空母艦一路噴吐黑煙引起俄羅斯社交媒體一片冷嘲熱諷：「人們嘲笑這艘老舊航母如同百年前的燒煤船。有評論說，普京總統雖然想借此展示軍力，但卻反映了俄羅斯的真實國情。許多網民說，『庫茲涅佐夫海軍上將』號航母鍋爐一路噴出的滾滾黑煙讓太空衛星一覽無遺，北約不需要雷達就能發現俄羅斯艦隊。由於幾十公里以外就能看到黑煙，俄羅斯的艦載戰鬥機不需要配備導航裝置就能返航。這艘俄羅斯唯一的航母同中國的遼寧艦是姊妹艦」（白樺：「俄羅斯唯一航母出征中東被嘲笑是『燒煤船』」，《美國之音中文網》，2016年10月25日）。如果這時的俄羅斯仍然像1990年代一樣有那麼多的街頭遊行示威自由和議會裏公開爭論重大政策的空間，人們也許就沒有精力只在社交網絡裏創作高級黑色幽默了。

以後我到美國遇到過好幾位這樣的洋人學者，他們說，當他們獲得這些幽默後，發現中國傳統中那些博大精深的東西，還沒有被完全毀掉。我就問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於是，兩個學者跟我講了兩個幽默，都產生於文革結束到改革開放初期的那幾年。第一個幽默大概是以1977年為背景。那位美國人第一次去中國，中國人看到他一個白種男人帶着兩個小孩，就問：這兩個孩子怎麼長得這麼胖，這麼壯，他們吃什麼？那時代中國的經濟很困難，中國人普遍營養不良，所以很好奇這兩個孩子這麼胖這麼壯實的秘密。那位白人父親回答：「我這兩個孩子什麼都不吃，就喝他媽媽的 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個詞表達：milk，並不細分這奶水來自哪兒。而那個中國人就認真的回去查了一下英漢辭典，看看 milk 是什麼，因為他也想把自己的孩子養胖養壯實。結果大吃一驚，「哇，他太太還能產牛奶吶！我老婆可不行。」

另一位是教政治學的洋人教授。他第一次訪華是在1964年，那時中國人到哪兒都講一套官話。文革結束後不久，他又去了中國，專門去了一趟山東，上次他曾來過這裏。一位陪同他的地方幹部告訴他，1971年9月林彪一倒臺，中國就開始搞「批林批孔運動」。山東因為是孔子和孟子的老家，搞得特別帶勁。當地的基層幹部組織農民紛紛走上講臺憤怒聲討林彪，一位農民發言：「林彪你這個野心家，你披上馬列主義的外衣！馬列主義的外衣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披，你這個林禿子怎麼能披？」農民們以為馬列主義外衣就是皇帝的獨家正裝「黃袍」，「黃袍加身」是當上了皇帝。這些農民無意中道出了無數的知識分子花費了許許多多精力和刻苦研究才講清楚